

經部

禮記集說卷五十一

宋 衛湜 撰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鄭氏曰學以三者之威儀也養老乞言養老人之賢者因從乞善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

孔氏曰自此至論說在東序論教世子及學士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威儀及義理無明所教之官所教

之處又明司成之官考課才藝之深淺也此一凡包三事也三事皆有威儀故小樂正詔告世子及學士於東序此經先言祭與養老乞言别云合語則合語非祭與養老也故鄭知是鄉射鄉飲酒及大射燕射之等指儀禮成文而言之以此等至旅酬之時皆合語也其實祭末及養老亦皆合語也故詩楚茨論祭祀之事云笑語卒獲箋云古者於旅也語是祭有合語也養老既乞言自然合語引鄉射證旅酬之時得

言說先王之法言合語者謂合會義理而語說也

長樂劉氏曰祭謂祀天神祭地祇饗宗廟之禮凡九獻自始及終其儀百出禮意深遠非學弗通而臣子之義致敬以事其君者也茍不素習祭儀預講厥義則與祭執事違誤必多非以致敬也養老者有國之大教也王者必齋戒盡敬致養乎三老五更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子者孝於其父為人弟者敬於其兄也既教世子以養老之道俾知所以憲也而後教之以

乞言之義謂虚己以納其言也不能憲又不能納民不效之矣合語者謂鄉飲酒也鄉射也大射也燕射也祭饗也燕賓也凡是數禮下自鄉黨上至朝廷莫不行之者有貴賤之禮所以明君臣之道也有尊卑之禮所以明父子之道也有長幼之禮所以明兄弟之道也有陰陽之禮所以明夫婦之道也有賓主之禮所以明朋友之道也唯是五者謂之人倫聖人用之以齊一天下致之中和而正是性命所以育萬物

贊天地永國命於無疆者莫不以人倫為本焉故終日行禮酒盈人渴而不敢飲殽乾人饑而不敢食者以其有合語之禮在其後焉人倫之道因此禮而既明乃於旅酬之時歡樂之情通而語言之義合焉此君臣所以和同而誠意所以浹洽也夫是三者為君之大禮有國之大幹故立四代之學以明乎舜也禹也湯也文王也所以配天之德使世子學士入其學盡禮致敬悚惕以慕其人然後因其心以教之祭祀

之儀也養老乞言之禮也合諸人倫之義也所謂反諸其身求所以為舜禹湯文之道者焉

馬氏曰古者旅酬之際必合之以語而道其禮樂之意以示其和樂而不流安燕而不亂也

嚴陵方氏曰於東序則以先老之所在而教有所本故也後言價於東序又言適東序與此同意

長樂陳氏曰周官大司樂教國子始之以樂德中之以樂語卒之以樂舞故凡祭與養老之禮乞言語說

古之樂語也學舞干戚古之樂舞也蓋德為樂之實樂為德之華則樂語德言也樂舞德容也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其命之在大樂正而小樂正特以儀詔之東序而已敎舞授數不與焉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以數授之而已論其道而說之不與焉此論說在東序所以責之大司成也經曰天子視學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反登歌清廟既

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由是觀之凡祭豈釋奠之禮歟凡養老豈老更羣老歟合語之禮豈德音之致歟學舞干戚豈舞大武之舞歟言舞則歌可知矣王制曰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然此下管象舞大武周樂而已以東序言之豈周人兼用之耶樂書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説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

鄭氏曰學以三者之義也戚斧也語說合語之說也

數篇數

孔氏曰前小樂正旣教以三者之威儀令大樂正又教以三者之義理學舞干戚則前經祭祀也祭祀則舞干戚不言祭祀者容祭祀之外餘干戚皆教之語說謂前經合語之說前經云祭故養老乞言與祭相連序在合語之上此不言祭故略其養老在語說之下干戚語說乞言三者皆大樂正之官授世子及學

士等篇章之數為之講説使知義理也小樂正教威儀云詔之東序大樂正授數亦在東序也

嚴陵方氏曰小樂正學止於干大樂正則兼於戚者分職於小合於大也言干戚而不及羽籥者學武以見文也前言干戈此言干戚相備也

石林葉氏曰三者小樂正詔其威儀而至於度數則大樂正授干戚之數則有俯仰授合語之數則有進退授乞言之數則有升降其於東序者數之始也

山陰陸氏曰乞言云命者乞言王事也說猶言也直言曰言答述曰語說若後世問難乞言亦授數者以少為節爾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鄭氏曰論說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此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即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師氏掌以媺詔王教國子以三德三行及國中失之事也

孔氏曰小樂正既詔以三者威儀大樂正又教以三

者義理於是大司成之官論量課說此世子學士等

義理之淺深才能之優劣於東序之中鄭引師氏以

媺詔王以下皆師氏職文中謂中禮失謂失禮

長樂劉氏曰大司樂之職曰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

享以祀故雲門以祀天咸池以祭地大磬以祭四望

大夏以祭山川大濩以享先妣大武以享先祖此授

數於國子者乎習其舞知其用則必通其義焉故大

司成論說在東序俾國子通六舞之義也反諸其身

求為舜禹湯后稷大王者其義之謂乎故師氏教國子三徳一曰至徳以為道本二曰敏徳以為行本三曰孝徳以知逆惡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國子所以立身之道出於司成是以尊之所以學事其父也貴之所以學事其君也故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世子孝友忠順油然生於其躬焉

長樂陳氏說見前

馬氏曰小樂正詔之以三者之儀大樂正授之以三者之數義則深而難知故司成教之於其後數與儀則淺而易見故小樂正大樂正教之於其先蓋學者由淺而至於深也

山陰陸氏曰論說即上所謂語說凡語於郊亦是也然東序稱論說於郊稱語亦為郊人宜有未喻者非郊獨語而已說若後世講說語若後世問答其異於後世者特有時焉一發其端爾大樂正授數亦以此

蓋君子之深造於道者欲其自得之若專論說則此口耳之學也說有知焉纔足以知道之筌蹄而已

新安王氏曰下文所謂樂正司業即此大樂正授數是也所謂父師司成乃下文所謂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以成世子之德者也而鄭氏以為司徒之屬師氏誤矣大司成即大司樂也不謂之大司樂而謂之大司成者以世子及國子之德業大司樂教之使成也其所論說者即舞干戚語說乞

言之數為講論而詳說之也上所謂干戈羽籥之舞
弦誦之歌書禮之文無一不盡而非教者為之論說
則習其事不明其義誦讀其言不明其指歸與不學
無異大司成所以在東序為之論說也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
事未盡不問
鄭氏曰間猶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相分別也席之
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則是所謂函丈也負牆卻就後

席相辟也列事未盡不問錯尊者之語不敬也

孔氏曰此論國子侍坐於大司成之儀問終則起卻就後席負牆而坐辟後來問者問事之時若尊者序列其事未終盡則不可錯亂尊者之語輒有咨問

石林葉氏曰師氏掌教國子以三德三行論說東序有論說則有問故間三席

嚴陵方氏曰可以問者以其聲足以相聞又不至於大逼也曲禮曰先生問焉終則對亦此之意

山陰陸氏曰負牆致諫敬也據子夏蹷然而起負牆而立傳曰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循牆而走蓋古之人有所受皆如此

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鄭氏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謂先師之類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為之也不言夏夏從春可知釋奠者設薦饌酌

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

孔氏曰此論四時在學釋奠之事凡學謂禮樂詩書之學教書之官春時於虞庠釋奠先代明書之師教禮之官秋時於瞽宗釋奠先代明禮之師鄭註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即所教之官也若春誦夏弦則大師釋奠也教干戈則小樂正樂師等釋奠也教禮者則執禮之官釋奠也引周禮大司樂文以證樂之先師也後世釋奠祭之然則禮及詩書之官有道有德亦

使教馬死則以為書禮之祖後世亦各祭於其學也故云此之謂先師之類以大司樂掌樂故特云樂祖鄭舉漢高堂生以下為先師疑而不定故發聲為億不及易與春秋者以此經唯有詩書禮樂也釋奠直奠置於物無食飲酬酢之事主於行禮非報功也

賈氏曰奠之為言停停饌具而已儀禮疏

長樂陳氏曰奠者陳而奠之也古者釋奠或施於山川或施於廟社或施於學周官大祝大會同造於廟

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則舍奠甸祝舍奠於祖廟禰亦如之此施於山川廟社者也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經及下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王制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此施於學者也山川廟社之祭不止於釋奠學之祭釋奠而已禮書

臨卭魏氏曰記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釋者曰

若禮有髙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又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釋者曰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至如祀先賢於西學祭樂祖於瞽宗傳者亦謂各於所習之學祭先師夫周公孔子非周魯之所得而專也而經各立師則周典安有是哉古者民以君為師仁鄙壽夭君實司之而臣則輔相人君以師保萬民者也自孔子以前曰聖曰賢有道有德則未有不生都顯位没祭大烝者此非諸生所

得祠也自君師之職不修學校廢井牧壞民散而無所繫於是始有師弟子羣居以相講授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詩書禮樂各立師不能以相通則秦漢以前為士者斷不若是之隘也此亦可見世變日降君師之職下移而先王之道分裂矣然而春秋戰國之亂猶有聖賢為之師秦漢以來猶有專門為之師故所在郡國尚存先師之號奠祠於學故記人識於禮而傳者又即其所聞見以明之

也

嚴陵方氏曰釋奠止言三時而不及夏者弦誦一師夏則因春故也

新安王氏曰先師蓋有所指習樂有樂之先師習禮有禮之先師讀書有書之先師鄭云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此皆漢人引以為比則可古所謂先師其人不可知矣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

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

鄭氏曰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先聖若周公孔子合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有國故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

孔氏曰此明諸侯之國天子命之使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用幣以行禮諸侯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則天子亦然天子四時釋奠先師不及先聖則

諸侯亦然立學重故及先聖常奠輕唯祭先師始立學用幣則四時常奠不用幣也但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學若諸侯止立時王一代之學有大學小學耳周公孔子皆為先聖近周公處祭周公近孔子處祭孔子云合者非謂就他國而祭之謂彼此二國共祭此先聖先師耳若魯有孔子顔回餘國祭之不必於魯若已國有先聖先師是國故有此人也則不須與鄰國合當各自祭

新安王氏曰鄭云先聖若周公孔子然周之學制備於周公而孔子生於春秋之末先王立學未必以周孔為先聖云無先聖先師則釋奠當與鄰國合然唐虞非諸侯之國周公未沒孔子未生學校之祭必有先聖鄭以此為例則可以此為先王之禮則非也

長樂劉氏曰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虞庠則以舜為先聖夏學則以禹為先聖殷學則以湯為先聖東膠則以文王為先聖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

為之先師以配饗焉此天子立學之法也欲使國之冑子學士及其學則景仰先聖先師之道以為模範焉是以四時釋奠率國子舞而奠幣所以致誠而效法之也

長樂陳氏曰四時釋奠止於先師始立學釋奠則及於先聖者德之小者親而不尊故其祭數德之大者尊而不親故其祭疏宗廟天地之祭其疏數不同如此意也釋奠必以幣所以禮神必合樂所以樂神國

有故則否與曲禮歲凶祭事不縣同意然釋奠及於先聖然後以幣則釋奠於其先師非必以幣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則釋奠之有合非大合也　又禮書曰學之釋奠則有常時者有非時者春官釋奠於先聖先師秋冬亦如之此常時之釋奠也凡始立學天子視學出征執有罪反以訊馘告必釋奠焉此非時之釋奠也釋奠之禮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大祝造於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則釋奠此告祭

也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此始立學釋奠行事必以幣此釋奠有牲幣之證也釋奠者必有合此釋奠有合樂之證也聘禮觴酒陳席於阼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此釋奠有獻酬之證也然山川廟社之釋奠皆有牲幣學之釋奠非始立學則不必有幣也學之釋奠有合樂則山川廟社不必有合也聘賓釋奠有三獻則天子諸侯之於山川廟社不止三獻也然鄭氏以王制之釋奠為釋菜奠幣以

文王世子之釋奠者必有合為與鄰國合孔穎達以學記之釋菜為釋奠其說誤也　又樂書曰必有合者合舞與聲而已有國故則否與大司樂國有大故去樂弛縣曲禮凶年祭事不縣同意釋奠於先聖先師所以教敬也必遂養老所以教孝也一釋奠合樂而孝敬之教行焉如此則禮樂豈不為天下之大教歟凡釋奠必有合者主行禮以合樂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者主合樂以行禮也

嚴陵方氏曰師不必聖聖則師可知必始立學然後及於先聖者重其始故也釋奠之有合非大合也大合樂謂天子視學之時也故言必遂養老後言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者以此

講義曰釋奠於先師示有所尊也示有所尊則人知信其道而敬其業矣幣者儀物也所以將敬誠者也無儀物何以示敬誠之道焉孟子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謂雖有恭敬而非幣帛以將之不可也如詩

鹿鳴燕羣臣嘉賓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則凡
接人交神之禮雖有幽明之異其於將誠之意則一
而已故行事必以幣也
馬氏曰必以幣者有以加其禮也
清江劉氏曰合謂合樂也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
釋奠則并合之以侑神也有國故者謂凶札師旅也
唯是不合
新安朱氏曰以下文考之有合當為合樂從陳說國

故當為喪紀凶札之類

廬陵胡氏曰先儒以國故為是國故有此人遂謂此始立學者據諸侯也然經意大槩總論天子諸侯不必分也但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學諸侯止立時王一代之學有大學小學爾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鄭氏曰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是時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謂用其明日也鄉飲酒鄉

射之禮明日乃息司正徵惟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養老之象類

孔氏曰周禮大胥春合舞秋合聲雖無天子視學之文而月令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則是春合舞秋合聲之時天子亦親視學也先生謂致仕者君子謂鄉中有德行者此皆老人也故云養老之象類

長樂陳氏曰後言天子視學遂適東序養老則視學養老皆同日也鄭氏謂用其明日亦誤矣

石林葉氏曰天子一入學而所教者三釋奠以教其重道也合樂以教其崇德也養老以教其致孝也三代盛時貴游子弟皆能秉禮出封於外足以禦亂食采於内足以助治此道素行也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鄭氏曰語謂論説於郊學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

諸司馬曰進士謂此德進事舉言揚也曲藝謂小技
能也誓謹也皆使謹習其事又語為後復論說也三
說之中有一善則取之以有曲藝不必盡善進等謂
進於衆學者又以其藝為次序遠之者不曰俊選曰
郊人賤技藝俟事官之闕者以代之董仲舒曰五帝
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天子飲酒於虞庠則
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
孔氏曰此以下明官爵於學士已成者郊西郊也周

以虞庠為小學在西郊今天子親視學於西郊考課論說其學者才能以西方成就之地故也或徧在四郊取其賢者斂其才能者以爵之人能不同各隨才用德謂有道德者進之宜先事次德者謂解世事或吏治之屬亦舉用之言又次事能言語應對堪為使命則揚之揚亦舉也曲藝謂小小技術若醫卜之屬學士中雖無前三事而有曲藝欲授試考課皆且卻之令謹習以待後復論說若春待秋時也若三事有

一善乃進於衆雖得進於衆而不得與之為一猶使與其輩中自為高下次序待職闕當擬補之若國子學士未官之前俱為俊選小才藝能未官之前不得同為俊選名曰郊人言猶在郊學也成均則虞庠也以無正文故鄭云近是上尊堂上之酒尊凡飲酒之禮尊者酌堂上之尊卑者酌堂下之尊故特牲禮主人獻賓及獻衆賓長兄弟次賓次兄弟皆酌堂下之尊以相旅其郊人雖賤天子於成均飲酒恩澤及此

郊人亦得取爵於堂上之尊以相旅所以榮之

長樂劉氏曰語謂萃集學士定其優劣辨論人才於西郊之虞庠以示懲勸也司徒之學養造士及國子所謂成均者在國中則周之大學也大司樂論其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進士處於西郊虞庠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則凡語於郊者萃集告於王而定其論

之謂也其造士雖由鄉三物以選而升於司徒司馬
則諸侯之進士國之胄子羣居於王之大學又須羣
居大學出乎其類拔乎其萃或以德異而進或以事
立而舉或以言協而揚曲小技藝非先王之德業者
皆誓戒之不可學也夫造士進士與世子齒者以學
先王之道也故流於曲藝者戒之以完其德焉王制
曰凡執技以事其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不貳
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則可以齒於世子哉以待

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者謂進士之未入官者俾在學以俟又語或德或事或言出倫拔萃三而一有焉罔不進用也故其進等以其序謂國子與鄉士所用之序不同也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處於郊學者皆大成之人故謂之郊人而遠之於成均者成均造士之所處德業秀茂者乃升於司馬遠其居優其禮使造士跂而慕之焉以及取爵於上尊者言所待又語之郊人以及官有其闕則取而爵之於

上所以尊其道也

長樂陳氏曰小學在國大學在郊不語於國而語於郊語其成材者而已或以德或以言所以取賢也或以事或以曲藝所以斂才也取賢則出以長而使之服休斂才則入以治而使之服采然賢者常少而才者常多故於賢言取於才言斂也　又曰或以德進則不必事也或以事舉則不必言也語曰德行言語政事德進所謂德行也事舉所謂政事也言揚所謂

言語也聖人不求全不責備意與此同然鄉大夫所取如彼其詳而郊之所取如此其略蓋貴者容以恕賤者必以詳也曲藝皆誓者法也三而有一乃進恩也謂之郊人法也於成均以取爵亦恩也恩與法並行而不偏所以取之雖略無害於賢而用之也

嚴陵方氏曰必取賢斂才於郊學如此則國學可知矣夫自外入内謂之進自下升上謂之舉自隱之顯謂之揚德成而上事成而下故先德而後事事者言

之實言者事之文故先事而後言藝謂之曲則以在道之一曲故也自此語以至於三其中有一善可取也乃辨其上下之等循其先後之序而進之也謂之郊人以其非有長民之美猶近乎鄙故也藝成而下非君上之所宜近故曰遠之也周官所謂興賢以六德為主爾六藝不與焉則曲藝之於道固有所及也故養之於成均以及之且成均之名學也成其虧均其過與不及為義養六藝如此宜矣成均蓋五帝之

學名周曰辟廱而此又曰成均者以其行成均之法於此故亦得謂之成均也

馬氏曰大學亦在東郊取賢斂才蓋視其賢之小大才之長短也德與事事與言賢才之别也有德者必有事與言而有言與事者不必有德也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有以見其立賢無方也曲藝皆有以誓之則又有以見其待人之恕也

山陰陸氏曰誓司徒搢扑北面誓之之誓謂之曲藝

在物一曲大學五帝謂之成均三王為辟廱蓋人均
有是性也吾成之而已此五帝之事也若禮以辟之
樂以廱之則致詳焉尊以酌者之左為上所謂取爵
於上尊者此歟曲藝雖賤其貴者均也故亦酌上尊
焉凡學用禮未有於成均者令於成均以此
石林葉氏曰六鄉有庠六遂有序郊則在鄉遂之間
也自鄉而進者移於此則漸遠國中之教而有所改
自遂而升者由於此則未見國中之教而有所慕是

故取賢而以德進言揚斂才而以事舉藝誓命合而旅語以先王之道則鄉遂之士有所勸也言德者寡則為取賢事藝者多則為斂才而藝者又君子之餘事也或溥於德或失於言或謬於事雖並誓之必待又語於斯三者苟得一焉乃進以其等而謂之郊人者所以明貴賤之義也蓋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者等也言成而先事成而後者序也既合曲藝而教於成均天子飲饗以行禮亦得取爵於上尊也明上之取

人不以一道盡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

鄭氏曰興當為釁字之誤也禮樂之器成則釁之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又釋菜告先聖先師以器成將用也釋菜禮輕釋奠則舞舞則授器司馬之屬司兵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言乃退者謂得立三代之學者釋菜於虞庠則儐賓於東序魯之學有米

庠東序瞽宗也教世子亦題上事
孔氏曰此明禮樂之器初成用幣告先聖先師又釋
菜告器成將用及退儐之事始立學者亦謂天子命
諸侯始立學也案雜記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衅之
以豭豚前用幣告其器成後釋菜告其將用也案四
時釋奠不及先聖知此用幣釋菜及先聖者以上文
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此亦始立學及器成重於四
時常奠也釋菜雖作樂不為舞故不授舞者所執干

戈之器大胥云春舍菜合舞彼謂欲合舞先釋菜非
釋菜之時則合舞也釋菜虞庠而退乃儐禮其賓於
東序其禮既殺唯行一獻無介無語如此於禮可也
諸侯唯立時王之學云東序謂諸侯有功德若魯得
立三代學也從上凡學世子至此皆教世子之法其
間雖有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及國之俊選及釋
奠養老之事然以世子為主故云教世子以總之
熊氏曰用幣則無菜用菜則無幣月令釋菜不及先

聖者以其四時入學釋菜故不及先聖也王制釋奠於學註以為釋菜奠幣知非釋奠者彼是告祭之禮初天子出師受成於學告之無牲明反告亦無牲也故謂釋奠時亦不及先聖也凡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於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此釁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幣唯一也即此釁器用幣是

山陰陸氏曰始立學必制器言興非因舊之辭釋菜釋菜而已釋奠則有牲馬亦或用幣用幣則有加也經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者所以釋始立學釋奠兼有幣也肆師次祀用牲幣小祀用牲鄭氏謂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事儐於東序據此諸侯亦有東序蓋在頖宮長樂陳氏曰凡家造祭器為先養器為後國亦如之諸侯之國命之教而始立學者亦必以祭器為先則

興器者造祭器之謂也授數則天子八佾諸侯六佾之類也授器則文以羽籥武以干戚之類也數則可陳義為難知因可用之器得難求之義則禮豈淺識之士所能豫哉樂書

又禮書曰釋菜之禮猶摯也婦見舅姑其摯也棗栗腶脩若沒而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其摯也束脩若禮於先師則釋菜合舞而文王世子釋菜不舞不授器者以釋奠既舞故也士喪禮君視斂釋菜入門喪大記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

釋菜於門内占夢季冬乃舍萌於四方舍萌釋菜也
則釋菜之禮豈特弟子之見先師婦之廟見而已哉
昏禮婦奠菜菜盛以笲笲飾以緇被纁裏加之於橋
橋設於門外婦盥執笲以入坐奠於東几上然則弟
子之見先師其儀葢此類歟鄭氏謂昏禮奠菜葢用
堇荁入學釋菜蘋藻之屬始立學釋菜芹藻之屬葢
以泮宫有芹藻子事父母有堇荁故有是說菜之為
摯則菜而已采蘋教成之祭毛氏謂牲用魚芼之用

蘋藻則詩所謂湘之者芼之也與釋菜異矣　又曰舞者所樂之極而樂之盛者也以其為樂之極故樂成而後詔舞以其為樂之盛故小祭祀不與焉舞師凡小祭祀不興舞此既釁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

嚴陵方氏曰有言釋奠有言釋菜何也釋謂釋其所執之物而祭之也故其字或作舍奠言物就可薦矣升而奠之菜則特用菜而已其輕重詳略固可知矣亦見月令仲春命樂正習舞釋菜解僎謂事畢而以

賔禮接賔一獻則無酬酢之煩無介則無傳命之助無語則無合語之禮凡此又以始立學而事未暇備故也然非以之為常特可一時而已

廬陵胡氏曰儐禮其賔於東序唯一獻無介但語可也

新安朱氏曰語即前經合語之等言可也明釋菜時未可語禮尚嚴也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

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鄭氏曰中心中也懌說懌

孔氏曰此至周公踐阼一節論三王教世子禮樂及立師傅教以道德既成則教尊官正國治之事及覆說周公教成王為世子及在學行一物有三善之事

樂從內而生以和諧性情禮以恭敬正其容體樂雖由中從中而見外禮雖由外從外而入中交間錯雜

於性情之中宜發形見於身外内外有樂心悅貌和故其成也懌外内有禮貌恭心敬温潤文章故云恭敬而温文

長溪劉氏曰虞夏殷周之王天下教其世子皆有成法未始不以禮樂為本也何哉禮能閑邪以存其誠則中可必求樂能反情以復其性則和可必致故虞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温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以修内者其來尚矣周公采三王

所行世子之教以成文王積累之慶甄冶乎其子孫於萬世也乃設師氏之官掌教國子以三德三行保氏之官掌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大司樂之職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是以德成於中而禮修於外也是以德行根於心而音容中乎節也懌恭敬而温文之謂也

長樂陳氏曰樂雖修内未嘗不發形於外禮雖修外未嘗不交錯於中易曰彖雜而著交錯於中所以為

雜發形於外所以為著教世子以禮樂至於雜而著則其德成矣故樂之成也心術形而悅懌禮之成也恭敬而温文三王之於世子必始終於此而已不易之道也樂書

嚴陵方氏曰凡學之道立於禮成於樂樂由中出故以之修内禮自外作故以之修外然禮樂蓋人之所固有也先王之教人豈能責之以其所無哉亦因其所有修之俾勿壊而已兩相合謂之交兩相雜謂之

錯温則不暴文則不野懌言樂之成如此恭敬而温文言禮之成如此

馬氏曰禮樂者所以治其内外之道也治内莫如樂治外莫如禮故樂所以修内禮所以修外而教之所始也此禮樂之分也禮樂之交錯於中而發形於外則禮不止於修外樂不止於修内而教之成也此禮樂之合也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温文其成也懌有以見其内和也恭敬而温文有以見其外和也温者

以言其有容也文者以言其有别也

講義曰禮樂之教成則交錯於中而發形於外禮則動容而皆中樂則手舞足蹈而不自知蓋其自得之者如此

建安真氏曰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者禮所以起人之敬心敬心生則慢心窒矣樂所以感人之和心和心生則戾心消矣其薰陶德性變化氣質莫妙於此者然樂雖修内由内以達外禮雖修外由外以入

中二者醺醲涵暢相與無間故其成也但見其悦懌而已恭敬温文而已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此皆教以禮樂之功也

禮記集說卷五十一

禮記集說卷五十二

宋 衛湜 撰

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

鄭氏曰養猶教也言養者積浸成長之大傅示之謂為之行其禮少傅審喻之為說其義在前在後謂其

在學時出入謂燕居出入時教喻德成以有四人維持之也

孔氏曰外有傅相內有師保是以世子於師教曉喻其德業成就

嚴陵方氏曰禮樂者教之之道也有教之之道苟非教之之人則道不虛行故立大傅少傅以養之養之將以成其才故也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教養之道欲其知此而已保則親也故入則有保師

則正也故出則有師然分而言之固如此合而言之則左右前後出入起居師也傅也保也未嘗不在焉

馬氏曰莫非道也而父子君臣者道之要也

廬陵胡氏曰養長養也猶易蒙以養正

石林葉氏曰家則父子國則君臣世子所學治國齊家以及平天下然其道不可不先有所養大傅少傅養世子之官也大傅在前審其道以示之使視而見也少傅在後奉世子以觀之使觀而化也

長樂陳氏曰師則帥以善而使之知保則保其善而使之勿失傅則輔其善而使之成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則師保在左右矣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則大傅少傅出入皆預矣出入前後莫非正人則目不閲淫色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玩不備珍異而所見者正事所聞者正言所行者正道此所以教喻而德成

山陰陸氏曰示示之以象喻喻之以言保者母道也師者父道也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

建安真氏曰前言禮樂者教世子之具此言師傅者教世子之人故立大傅少傅以養之養者從容啓迪以養其本然之善使之自然開悟也然其道無他不過君臣父子之大倫而已大傅以審示言謂修於身以示之也少傅以審喻言謂開說其義以曉之也大傅少傅所以教者雖同然大傅以身教少傅以言教二者蓋互相發也以一世子之身而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有保出有師四人者扶持而左右之教安得

不達德安得不成哉

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鄭氏曰愼其身者謹安護之記所云謂天子也取以成說語言也得能則用之無則已不必備其官也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闕

孔氏曰記者更明師保之德師教世子以所行之事

使世子曉喻於德義保則護慎世子之身輔相翼助使世子歸於道諸於也記曰者是古有此記至唯其人皆古記之語語使能一句是作記者觧之也案尚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禄視次國之君古記乃天子之事作記者取以成世子之記耳

長樂劉氏曰師教之敬其五事俾德有地以生焉保護之正其百行俾道有方以達焉記曰者古之三王既稽乎古以成世子之教又從而記之以遺後人修是經者引以為證也

長樂陳氏曰師教之以事而喻諸德師氏教國子以三德三行是也保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保氏養國子以六藝六儀是也虞夏殷周之有師保所謂設三公也有疑丞所謂設四輔也師保謂之三公充

其數則有傅疑丞謂之四輔充其數則有輔弼夫能有聖人之能有賢者之能有能者之能也所謂使能者兼聖賢而言之也舜教胄子以夔周教國子以司樂則教之以樂而已記言教之以禮樂者樂非禮不節禮非樂不和教之以樂則禮存乎其中矣

馬氏曰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由淺而至深也保者所以護之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也道也者言其所由也

山陰陸氏曰師教之以事而喻諸德保護其身以輔之歸諸道如此何事而非德孰身而無道記曰有師保有疑丞而已言不具也官不必備此官率六卿有道者兼之書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左右蓋輔弼之任也三公言及者尤難其人也虞夏殷周有師保有疑丞疑擬其前丞承其後比我而相之謂之輔拂我而相之謂之弼以擬吾前故有問無以對責之疑以承吾後故可志而不志責之丞以比

我嫌於不能正故可正而不正責之輔以拂我嫌於不能揚故可揚而不揚責之弼

建安真氏曰師也者教世子以事而喻諸德謂教之以事親之事則知孝之德教之以事長之事則知弟之德天下無事外之德也保則安護世子之身輔之翼之使歸諸道耳目口體不以欲而動即所謂道天下無身外之道也古者所謂師保其職蓋如此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

謂也

山陰陸氏曰君子成德之名

嚴陵方氏曰言君子有君國子民之德也蓋教世子必使為君子故以是言之德成而教尊者為其能重道故也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學至於此然後能為君故曰君之謂也

馬氏曰官正以言其近國治以言其遠董仲舒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萬

民正則遠近内外莫不一於正與此同意也夫德之所以成者衆矣而獨言君者盖有德而無位則教未必尊官未必正國未必治也有君德而又有君位然後可以及此也

長樂劉氏曰君子曰德者四輔三公之任所以弼成天子從容中道其德任於師傅矣故德成者其教尊教尊者其官正官正者其國治君之謂也言四輔三公之官各正厥職則國罔不治而君道成焉故三代

之君以國治為德之成則師傅之官正而教尊焉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

鄭氏曰聞之者聞之於古也于讀為迂迂猶廣也大也

孔氏曰仲尼聞古之言為人臣者殺身猶尚為之況周公乃廣大其身古人益君則身處危亡周公益君

則身居尊顯古人益君則勤苦周公益君則逸樂是於身有優饒於德又廣大也

廬陵胡氏曰漢書匈奴傳云于者廣大之貌

黄氏曰蓋迂者迂迴委曲之義也優者優勝之義也謂周公迂迴委曲設教如成王有過撻伯禽之類皆委曲其身以正其君為聖人優勝之道也故能成其大功其先引殺身益君者教後世弼輔王室者如周公盡心以成其太平之功仁聖之德皆可則效為人

臣者殺身益君猶可豈不可繼立周公之道哉則立教勸善之旨正在於斯矣

長樂陳氏曰迂身非直躬者也殺身非迂身者也迂身以善其君者易殺身以有益於君者難為人臣者於其難者猶且為之況其易者乎此周公所以優為之也蓋周公以臣而攝君之政成王以君而學世子之事此所為迂也然不爾不足令成王知君臣長幼之義先儒嘗謂周公之道曲而當者此也於周公言

踐阼於成王言涖阼踐以位言涖以政言

嚴陵方氏曰于者曲也與于則于同解已見彼周公居人臣之位而攝天子之政抗世子法於伯禽以善成王皆所以致曲也優言為之有餘而不迫也

馬氏曰為人臣者無以有已殺身以成其仁者有矣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然而殺身而益其君則非君子之所欲也若夫有以益於君又有以存其身則君子之所欲也周公所以優為之

建安真氏曰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者蓋成王雖幼已為君矣不可以教世子者教之惟以教世子者教伯禽使成王覩之是乃所以善成王也傳言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成王不可撻也撻伯禽則成王知警矣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

鄭氏曰以為世子若為世子時也伯禽與成王居亦學此禮於成王側

孔氏曰成王既幼未能涖阼為人君應須教以世子之法然後能為人君成王既無父令若以成王為世子時則無為世子之處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伯禽與成王居令成王學之知父子君臣之義也鄭註若為世子時以實則不為世子也

嚴陵方氏曰盡人之道無他在乎參彼己之情而已

然則居君父之位操使令之權其可以不知臣子事人之道哉既居天子矣又不可以世子之法加之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其相觀而善故也此文繼言長幼而上則不言者以事人使人兼之故也

馬氏曰登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鄭氏曰處君父之位覽海内之士而近不能教其子則其餘不足觀矣

石林葉氏曰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於為子而教則易以恩廢於為臣而教則易以義奪此世子所以養之道教之德使自得於己而不以義傷恩也

講義曰夫教養世子而不能使之知父子君臣之道非唯不能以善世子亦非所以兼濟天下之道也何者兼濟天下之道始於父子君臣之義也能善養世

子者使知是道然後可以兼天下而有之矣故曰養世子不可不慎也得其教養世子之術則與夫兼天下而有之者兩得之矣不得夫教養世子之術則與夫兼天下而有之者兩失之矣此所以不可不慎也易曰慎斯術以往其無所失矣亦是意也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

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周公踐阼

鄭氏曰學之為父子君臣長幼學教也司主也一一

人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

孔氏曰物猶事也一事謂與國人齒讓三善謂衆知父子知君臣知長幼也世子唯在學時與國人齒若朝會飲食則各以位之尊卑諸子職云辨其等正其位是也國人謂不知禮者疑而發問也有父在則禮然者是知禮之人荅之也父在則常須謙退不敢居人之前故云父在則禮當如此父子天性自然故云道君臣以義合故云義長幼有等級上下故云節不

言凡在則禮然而云長長者以世子無凡故也國人聞世子居臣子之禮於是各知尊其君父故世子所以父在為子禮君在為臣禮也斯語辭也謂之臣者世子於君雖曰君臣異於義合也樂正主太子詩書之業父師成就其德行一人謂世子一人有大善則萬國以正也從上三王教世子至此皆周公踐阼之事

長樂劉氏曰物謂德行與鄉三物同義

長樂陳氏曰齒於學世子所難也以所難之事而世子行之非德性之自然何以至此故曰行一物物者性也行一物由中出也三善皆得者自外入者也經曰雖天子必有尊也以天子尚有所尊而況於民乎故知為父子則孝知為君臣則忠知為長幼則順孝弟忠順立而國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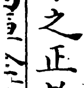
嚴陵方氏曰齒讓者序齒而相讓也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或言為或言謂之者唯其以天合故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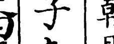
言為唯其以人合故止言謂之也內則父子外則君臣長幼則內外之所兼有也內外治則國其有不治者乎書言父師少師則此言父師蓋大師也以其尊故以父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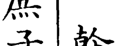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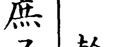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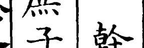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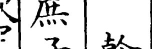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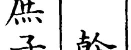
山陰陸氏曰衆著於君臣之義辭間容與緩辭也父子在我長幼在我而君在彼其言也亦以此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變為稱謂者言忠孝一致也為子孝臣斯忠矣故曰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學之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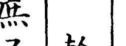
父子學之為君臣學之為長幼於此有學焉蓋樂正司成之事周公踐阼亦目下事不言而治至是天下定矣不嫌不治亦治在成王者也此篇始曰周公相踐阼而治次曰周公攝政踐阼而治卒曰周公踐阼則周公踐位久天下愈益不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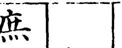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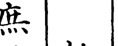
馬氏曰凡入學以齒父在則居子之節知所以親親也君在則居臣之節知所以尊君也其父子君臣長幼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故曰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



而國治也

新安朱氏曰語曰此書太甲篇文有本作人正謂天子而元良初不謂太子也古人引經多如此今但隨文觀之可也

石林葉氏曰一人元良萬國以貞蓋乾始於元而終於貞世子有君道也體元之善則仁以長人立事之幹則貞以及萬國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

義長幼之序

鄭氏曰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為政於公族者

孔氏曰自此至不翦其類為第三節明庶子正理族人燕飲及刑罰殊於異姓之義今案在下皆君之所為非庶子所正故知庶子唯主其政令而已故讀為政周禮諸子下大夫二人屬司馬諸侯謂之庶子職掌與諸子同鄭註諸子云國子是公卿大夫士之副

貳也言副貳於父也
長樂劉氏曰正政也諸侯立官掌其宗族之政治則曰庶子天子立官掌其宗族之政治則曰諸子周禮未成之前尚仍文王舊法故此經曰庶子之正於公族正者所以正人之性俾安於中則情偽雖生不敢越於理義然後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婦順朋友信義五品不違於中而人倫之道明乎宗族矣聖人將化天下也齊其國也正其宗族以為之

本將正其宗族也正身以為之本必擇賢才盛德之士以掌其政令則庶子之官非其人不可得以正其宗族矣是以庶子之政必以六德六行為本

長樂陳氏曰言教世子而繼之以庶子正公族行法自貴者始故也教之事乎上則以孝弟教之交乎旁則以睦友教之恤乎下則以子愛

山陰陸氏曰周官所謂諸子即此庶子燕禮曰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

倅先儒謂庶子諸侯之官誤矣

廬陵胡氏曰正謂公族之所取正

建安真氏曰周公之所以教者不過為人子為人臣與事人之道而已能此三者則他可類推矣古者天子公侯卿大夫士之子皆入於學而世子與之齒遜焉夫天子之世子將為君者也而乃於公侯卿大夫士之子以齒為後先何哉君在故也父在故也長長故也身為世子而以尊君親親敬長之道為天下倡

人其有不翕然視傚者哉秦漢以來禮樂既廢而又無師保之教齒胄之禮世子生而狃於貴驕之習此篇雖存無復有考之者矣此治之所以不古若歟

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

鄭氏曰內朝路寢庭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司士亦司馬之屬也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也

孔氏曰此公族之等若朝於公之內朝則西方東面

北上皆同姓之臣不得踰越父兄皆以昭穆長幼為齒謂父兄雖賤而在上子弟雖貴而處下若公族朝於外朝與異姓同處其位次則以官之上下不以齒也案周禮司士掌路寢門外之朝此外朝司士為之則知内朝是路寢庭朝也又司士掌正朝儀之位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是在路門外也故知此外朝路寢門外之朝也此對路寢庭朝為外朝若對庫門外朝朝士所掌

三槐九棘之朝則此路門外朝亦為内朝也故玉藻云朝於内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是也其朝位天子之朝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其士門西東面北上若諸侯之朝案大射卿西面北上大夫北面東上士門西東面北上與天子不同

長樂陳氏曰周官太僕掌燕朝之服位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掌朝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法文王世子

公族朝於内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内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文王世子與玉藻所謂朝者諸侯之朝也蓋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也太僕掌之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則文王世子所謂内朝者玉藻所謂路寢也玉藻所謂内朝者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也玉藻於路寢之外言内朝則又有外朝明矣諸侯内朝司士掌之其官與天

子同燕朝庶子掌之其官與天子異魯語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内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内朝然則卿大夫亦二朝也王燕朝之位雖太僕掌之然其位之所辨不可以考文王世子曰公族朝於内朝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則王之燕朝宜亦然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北上則所尊在内也臣有貴者以齒則賤者可知矣自三公而下皆在所司而以士名官者

司至於士則朝之所司者悉矣且古之名官多以小
該大故守廟祧而名之曰守祧典律同而名之曰典
同也
馬氏曰內朝以齒則公族有所伸外朝以官則公族
有所屈有所伸有所屈皆先王治宗族之道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
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
鄭氏曰宗人掌禮及宗廟也以爵貴賤異位也以官

官各有所掌也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饋食禮言之受爵謂上嗣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酌入也餕謂宗人遣舉奠盥祝命之餕也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

孔氏曰若公族在宗廟之中則其立位如外朝之位宗人授百官之事隨爵之尊卑貴者在前賤者在後又以官之職掌各共其事案周禮司徒奉牛牲司馬奉羊牲其司空奉豕無文案周禮雞人屬宗伯羊人

屬司馬犬人屬司冦又案五行傳牛屬土雞屬木羊屬火犬屬金豕屬水司空冬官位屬水故鄭知司空奉豕據諸侯三卿言之故不云雞犬及馬也其登餕獻受爵不用衆官唯用上嗣案特牲禮尸食之後主人主婦賓長等獻尸三獻禮畢主人獻賓及獻衆賓畢主人酬賓賓奠不舉主人獻長兄弟及獻衆兄弟内兄弟等訖長兄弟洗觚酌尸為加爵衆賓長又加爵畢嗣子乃舉奠奠者初尸未入之前祝酌奠於鉶

南尸入祭奠不飲至此乃嗣子舉之必嗣子舉奠者鄭註云將傳重累之者又云大夫之嗣子不舉奠奠者唯天子諸侯及士之子禮耳特牲又云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嗣子進受復位再拜稽首尸答拜嗣子卒觶拜尸尸答拜則此經所謂受爵也又云嗣舉奠洗酌入尸拜受嗣子答拜則此經所謂獻也又云無筭爵之後禮畢尸謖而出宗人遣嗣子及長兄弟相對而餕所謂餕也以特牲言之則先受

爵而後獻獻而後餕今此經先云餕者以餕為重舉重者從後以嚮先逆言之也登謂登堂無事之時嗣子在堂下餕時登堂獻時亦登堂受爵之時亦登堂此一登之文包此三事也餕時雖有長兄弟以上嗣為主

長樂劉氏曰宗人者諸侯掌禮之官也天子則曰大宗伯

長樂陳氏曰外朝主敬宗廟之中亦主敬故在宗廟

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孔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是宗廟朝廷之儀一也特牲之禮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餕此餕而後獻獻而後受爵者特牲言行禮之序此言其尊祖而已故有所先後

嚴陵方氏曰凡有族則有祀祀則有宗宗人蓋典祀者也虞曰秩宗殷曰太宗周曰宗伯其義一也然屬於禮者皆宗之所典其名止以祀為義者五禮以祀為先故也

山陰陸氏曰内朝親親外朝貴貴任宗廟之中則二者並隆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貴貴也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親親也以官若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獻之類以爵若迎牲君執引卿大夫從士執芻之類也獻受爵謂上嗣嘗受爵於尸矣已而復酳獻尸也據特牲嗣舉奠盥入尸執奠進受復位舉奠洗

酳入尸拜受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鄭氏曰治之治公族之禮也唯於内朝則然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不齒者特為位不在父兄行列中

孔氏曰庶子治之為治此公族朝於内朝之時也既不計官之大小故雖有三命之貴而列位不得踰越在無爵父兄之上其餘非内朝則並計官也此句應承臣有貴者以齒之下當是簡札遺脫耳其外朝既曰司士為之則内朝自然庶子治之也鄭引一命再

命三命皆黨正丈一命尚卑若與鄉里長宿燕食則猶計年也再命漸尊不復與鄉里計年唯官高在上但父族為重猶與之計年為列三命大貴則不復與父族計年唯官高在上别席獨坐在賓之東也

嚴陵方氏曰前言司士為之此言庶子治之者治上道也為下道也

山陰陸氏曰司士為之庶子治之者為之以禮治之以義也蓋司士為之以禮恩也故庶子治之以義雖

有三命不踰父兄據此進齒一等方其以爵以官嫌齒太陵故也先王所以均節仁義使恩協禮稱世無得議焉凡以此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

鄭氏曰大事謂死喪也其為君雖皆斬衰序之必以本親也主人主喪者次主人者主人恒在上主人雖有父兄猶不得下齒

孔氏曰此謂君喪而庶子官掌之事也案喪服臣為君雖皆斬衰其庶子列次之時則以其本服之精麤為序衰麤者在前衰精者在後精麤謂衰服縷佈精麤也非但公喪如此雖於公族之內有死喪之事相為亦如之為死者服麤者居前服精者居後雖有庶長父兄尊於主人仍次於主人之下使主人在上居喪主也

嚴陵方氏曰送死足以當大事故謂之大事服輕則

於喪者為疏服重則於喪者為親以精麤為序也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

鄭氏曰異姓為賓為同宗無相賓客之道膳宰為主人君尊不獻酒也與父兄齒親親也族食世降一等親者稠疏者希

孔氏曰此明公與族人燕食之禮庶子掌之也燕飲必立賓以行禮異姓為賓必對主人君尊不宜敵賓

故使供膳之宰以為主人使得抗禮酬酢也公既不為主族人又不為賔故列位在父兄之坐上與族人相齒見親親也族食謂與族人燕食也族人既有親疏燕食亦隨世降殺假令本是齊衰一年四會食若大功則一年三會食小功則一年二會食緦麻則一年一會食是世降一等也若與異姓燕飲則燕禮云宰夫為獻主

嚴陵方氏曰凡燕之禮必立賔以備酬酢之儀若鄉

飲酒言立賔以象天是也然主人者尊賔既謂之賔
則尊之而已非親之也親莫親於同姓則君於同姓
固無賔之之禮也故燕族之賔不以同姓而以異姓
為之也膳宰觧見篇首主人即周官所謂獻主也謂
之燕則君於羣臣亦有賔主之道焉故不可以無獻
主雖然君臣之義又不可以燕廢也故使膳宰為主
人而已蓋燕飲以食飲養賔而膳宰以食飲養君之
官也使所以養君者養賔焉則君子之厚意也公與

父兄齒則以門內之治而長幼之節不可廢故也
山陰陸氏曰世降一等謂若於君在祖行即就父行父行就兄弟行兄弟行就子行蓋燕以示慈惠饗以示恭儉食在二者之間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與同姓有時燕焉有因祭而燕焉國語曰時燕不淫此時燕也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此因祭而燕也其禮之詳雖不可考要

之服皮弁服即於路寢宰夫為主異姓為賔主與族人燕於堂后帥内宗之屬燕於房其物餚烝所以合食也其食世降一等所以辨親疏也昭穆以序之所以明世次也夜飲以成之所以别異姓也若夫几席之位升降之儀脫屨而坐立監相禮羞庶羞以盡愛爵樂無筭以盡懽其大率蓋與諸侯燕禮不異諸侯燕族人與父兄齒雖王之尊蓋亦不以至尊廢至親也特牲饋食禮祝告利成徹庶羞設於西序下鄭氏

引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為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由是覿之燕族之禮不特天子諸侯而已禮書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

諸孫守下宫下室

鄭氏曰在軍謂從軍者公禰行主也行以遷主言禰在外親也出疆謂朝覲會同也正室適子也太廟太祖之廟守貴宫貴室謂守路寢下宫親廟也下室燕寢也或言宫或言室或言廟通異語

孔氏曰此明庶子從行在軍及公行庶子留守之事公禰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行者庶子官既從在軍故守於公齊車之行主也遷主而呼為禰者既在國

外故依親親之辭若出疆庶子不從公行則亦掌留守之事云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者與下文為總正室守太廟以下則各言其別無事謂不從行及無職事者正室謂公卿大夫之適子也貴宮貴室總據路寢指其院宇謂之宮指其所居之處謂之室上言大廟故知此下宮是高祖以下親廟上云貴室是路寢故知此下室是燕寢諸父諸子諸孫未審為是君之諸父及諸子孫之行為當是見任卿大夫

之諸父子孫也然鄭解正室適子云卿大夫適子則諸父子孫亦謂卿大夫之諸父子孫也不云兄弟者諸兄從諸父諸弟從諸子也

長樂陳氏曰古之教國子者以什五之法寓於道藝之間以羨卒之法行於游倅之列及其有事則用之故在軍則守公禰在國則守公宮繫於庶子則守公禰者公命之也周官小宗伯曰正室謂之門子則正室適子也戰則守公禰此以死守公禰者也故謂之